

女性独白

最新系列随笔精华

风妖

斯 妤

女性话题永久而神秘

女性独白敏感而真诚



华艺出版社

女性独白最新系列随笔精华

工267

309

风妖



斯 好 董

APN 56/24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妖/斯好著·-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4

ISBN 7-80142-048-9

I. 风… II. 斯…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8063 号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

北京市仰山印刷厂印刷 印数 0001—10000

850×1168 1/32 10.5 印张 220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一版 1998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142-048-9/I·026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静物.....	1
在海边.....	4
梦.....	8
风妖	10
家	13
给梦一把梯子	17
去冬思绪	21
除夕	25
心的形式	30
有一种眼泪是从心里流出来的	38
倾听蝉鸣	42
正午	45
夜晚	48
白漩涡	53
梦魇	57
冥想黄昏	63

人在北京	70
幻觉	73
大眼睛，小眼睛	75
开始	79
两种生活	82
读书的历史	85
敲门	88
感觉与印象	91
还乡	94
梅林	98
遥远的校园	101
在自传的题目下	109
旅行袋里的故事	116
柴米油盐书	121
闲暇的滋味	124
理想生活	127
境界	130
在炉火前梦想	132
年头岁尾	134
以袜结绳	137
人面兽心与蝇营狗苟	139
诗人的悲剧	141
有些词	144
“我的家在哪里？”	146
问号	148
语词	151
如今谁最忙？	154

文章作法·····	157
儿童崇拜·····	161
升腾与坠落·····	164
时间是无声无息的流水·····	167
轻与重·····	170
无法藏匿的自我·····	173
“好作品主义”及其他·····	176
真实的魅力·····	179
幻想者·····	181
语言魔方·····	184
人对于人只是一种表面·····	187
夜晚的奥秘·····	190
语言：背弃与钟爱·····	192
你写只是因为你喜欢·····	195
盘旋路·····	197
裂变与再生·····	201
写作的女人·····	204
故事诞生·····	206
感觉与经历·····	208
流放者·····	211
摹拟与表达·····	213
一种方式·····	215
倾听，阐述，与追踪·····	220
文字内外·····	223
方姑姑·····	228
阿端·····	231
应婆子·····	236

文蓮女士.....	241
特派員.....	245
玫珍.....	248
玉兰仔.....	252
安宝.....	257
锦云姐妹.....	261
美玲.....	264
汪娘与琼.....	267
美倩.....	270
近邻.....	275
歪嘴仔.....	280
二舅.....	286
婉穗老师.....	291
韩舟.....	299
表舅母.....	306
祖父.....	315
回想外婆弥留之际.....	320

静 物

器皿用具作为物质世界的一员，显然是无知无觉，冰凉呆板的，但那是它们呆在橱窗里，摆在柜台上，和我们无关无涉的时候。一旦它们进入我们的家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就被赋予了声音，气味，情感，知觉。它们渐渐成了我们的熟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庭成员。它们和我们一起凝视这个世界，应对这个世界，它们目睹我们的喜怒哀乐，成败得失。当我们喜气洋洋，兴致勃勃的时候，它们也容光焕发，神采飞扬；当我们忧愁烦恼，沮丧悲哀的时候，它们也黯然神伤，憔悴沉闷。它们，这些没有生命、无法开口的物品，它们甚至也和我们人类一样，既能活着，也能死去；既能存在，也能消失。

我的脑海常常无端浮现出某些已成过往的物品。它们有时成双作对，有时形单影只。它们每次出现都让我怦然心动。因为它们就像一个熟悉的声音，一张亲切的面容，一纸熟悉的笔迹，提示给你很多久违了的场景，氛围，情感，

往事，同时让你深深地遗憾：它们也像故人一样，久违了，消逝了。

这时你会蓦地意识到，它们并不是没有生命的，它们也像人一样，能够存在，也能够消失，能够苏醒，也能够死亡。它们，唉，那一叠外婆常用的福州漆盘，那个总是伴着祖父度过漫漫寒冬的竹编手炉，那座每隔半个小时就要报一次时的老式木钟，甚至那堆被新社会也被老祖母遗弃的、乱糟糟塞在柜子里的过时的绣花鞋，还有那曾经精致小巧却终于被你砸成废铜烂铁卖到废品收购站的铜戥子，它们虽然早已烟消云灭，不复存在，但是它们并没有真的消失消亡，它们会在某个时刻突然苏醒，突然复活，并在倏然降临的时候在你心里发出重重的铜锣般的叹息。

你的每根神经，每个感官此时全都奔向故地。你突然回到童年，少年，回到那所闽南海边的“竹篱”。你重新见到了亲爱的外婆，亲爱的海湾，亲爱的夹竹桃……你发现物换星移，时光流逝，可是你那流泻月光的天窗依旧清澈明亮，你那墙上的挂钟依旧叮当如歌，你那斑驳苍老的门环依旧斑驳苍老地悬挂在木门上，它们在你推开大门的时候仍旧当仁不让地一阵乱晃……唉，还有那些总是倏然入梦的珠子拖鞋，那些外婆珍爱有加的福州漆器，以及那些节日才会出现在餐桌上的微微发黄的象牙筷子，它们依旧或秩序井然或乱糟糟地呆在柜子里，仿佛你随时都会来开门，来取用……你的童年是那么历历在目，栩栩如生，它既没有老去，也没有变形，它依旧雀跃如昨，它只是暂时封存在故乡的角落里，静静等待你来开启，来重历，来品味。

这时你知道获得巨变的是怎么了。那静静地浮现在你

脑海的漆盘，手炉，老木钟，那门环上的斑驳锈迹，天窗里的清澈月光，它们不只是你渡过时光之河的竹筏，舟楫，它们在你目光的辐射下孵育下已经欣然苏醒，获得生命了。它们既和你的童年共生，和你的往昔共存，它们也能穿梭游走，独往独行，在你思念它们、向往它们的时候呼之即出，翩然降临……

是的，死的东西具有占领活的心灵这样一种权利。或者说，静止的物品能够在流动的心灵行走，并因之而受孕成活，生成生长……而我们人类，也在这种对物的深情凝视中，使一去不复返的存在，变得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并于瞬间抵达某种诗意，某种向度。

在海边

我是一个生在海边，长在海边的人。厦门岛四周的海水湛蓝澄碧，温婉妍丽，那近乎透明、终日涌动不息的蓝色衬着岛上西式建筑的红砖绿瓦，还有散立在海滨山坡的芭蕉、椰树、凤凰、木棉，孕育、滋养了一个又一个诗人，音乐家，也使岛上的男子汉们日追一日地慷慨热情。这是南方的海，我故乡的海，终日奔涌喧哗着阳光的海。我曾是那片海域的女儿，它那湛蓝得近乎神奇的宽广怀抱，培育了我最初的温婉深情，明媚清丽。

然而，丧失温馨情怀仿佛有一万年之久了。这丧失是否和背井离乡，长期漂游在凛裂的北方有关？

现在，我面对北方这恢宏、壮阔的大海，灵魂突然一阵战栗。大连的海域是如此广袤，如此苍茫，如此灰暗凝重、阴郁沉雄。当海浪雄狮怒吼般地朝岸边席卷而来时，我感觉到的不是人类的伟岸，生命的欢乐，而是宇宙的无限，自然的浩荡，造物主的神秘与威严。

还有时间那恒古不变的循环、流转，人类命运的瞬息万变，无以把握，空间的浩荡连绵，无始无终，这一切，透过脚下这蓄积着原始伟力的海浪朝我呼啸而来时，我心里突然涌起了无尽的乡愁！

我想要那温柔妩媚的湛蓝吗？我想要那奔涌喧哗的阳光吗？我想要那玲珑美丽的故乡来抚慰我，庇护我吗？

是的，我想要梦幻来对抗现实，我想要善良的虚假来抵御严酷的真实。我愿意抛弃清醒，明敏，透彻，重新回到懵懂无知，混沌盲目。

然而人类已无法回到童年。

在名震中外，号称“神力雕塑公园”的金石滩，造物主又一次让我嗒然无语，惶惶不安。

一堵由紫色、白色、灰色条纹相杂而成、浓缩了亿万年宇宙沧桑的叠层石灰岩耸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岩石是六亿年前海洋藻类生物化石而成。巨大而斑驳的断层上，一片莽莽苍苍，凹凸鳞峋。六亿年的时光熔铸了它的苍茫，无数海底生命造就了它的丰厚。时光使生命变成了石头，生命又使时光得以凝聚。

然而生命毕竟变成了石头。

同伴们纷纷在这巨型化石前留影，因为这是著名的“天下奇石”（美国地学部主席柯劳德语），是世所罕见、地球上不可再生的瑰丽景观。我也怯生生地走过去，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那一刹那，做出了一个怯生生的笑容。

我知道照片冲洗出来后，那巨石会更加奇崛伟岸，而我们这些人类会愈加渺小委琐。我们在它面前将不复天地灵长、宇宙主人了，我们和地球上所有生物一样，只是渺小，脆弱的生灵。

是的，面对这无言耸立着的宇宙沧桑史，我又一次强烈地感到浮沉在漫漫时空中的人类的悲哀。“流逝的不是时间，而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一代又一代的人流逝了，沉积下来的便只有一代又一代灵魂对战胜时间、建立不朽的永恒渴望。

希腊神话里有位坚定的西绪弗。诸神处罚他，让他不停地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石头由于自身的重量又滚下山去。明知无效无望，但西绪弗日复一日，迈着坚定的步伐下山，将巨石又一次推上山顶。

汽车终于驶上风光旖旎的滨海路。这条依山傍海逶迤而行的公路是近年才开通的。据说这是全国最长的滨海公路，一共蜿蜒 30 里。我不知它是否真是全国最长（大连这座城市很独特，它有许多全国之最。）但它所展现给我的，确是最新鲜、最独特的。

海风刚烈而强劲地刮，仿佛把我们的面包车当成了待举的风帆，一定要把它吹灌得满满，张扬得高高的才肯住手。滔滔黄海在前，郁郁青山在后（被车抛到了身后），大海以永不止歇的热情呼啸着，奔腾着，凌厉强悍的北方气息灌满了整条公路，弥漫在每个人心头。汽车疾驶着，树木飞掠而过。涛声时远时近，时远时近，一片坦荡无垠中，突然转出一弯苍翠，又一弯苍翠，然后“哗”地一转，一片坦坦荡荡的海滩拥着一片汹涌澎湃的海浪出现在眼前。远处近处，偶尔冒出几座红砖小楼，像是在倔强地显示人类的意志。而左侧的青山，则时坐时卧地逼视着这一切，仿佛它也不肯袖手旁观，只要稍有动静，它便会“霍”地耸立起来，慷慨激昂地参与这个世界的事务……

盘旋在逶迤的滨海路，我更多地感觉到了人类的气息。

日月闲闲，宇宙浩浩，人类除了仿效那明知虚妄却仍旧坚定仍旧义无反顾的西绪弗外，又能怎么样？我们明知我们无论走过多么漫长的岁月，最终都指向消亡，明知生命有欢乐，更有无尽的劳作和苦难，我们也得迈着“沉重而均匀的脚步”走下去，并且尽可能地使这过程充实、辉煌，充满创造的荣耀。

从海边回到住地，我五岁的儿子突然十分严肃地问我：“妈妈，谁能活得比‘时候’长？”我被他突兀而犀利的追问所震动，一时竟无言以对。如今想来，这个问题是谁也无法彻底解答的。只有当他长大成人，体味了百态人生，并且终于能够和大自然静静对视，在心里一再问自己：“时光流逝，在这过程中一直保有新鲜生命的东西是什么？”时，他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梦

近来，我突然非常渴望做一个甜蜜美妙的梦。因为说来沮丧，虽然我是几乎没有一个晚上不做梦的，可是我的梦不是稀奇古怪莫名其妙，便是惊心动魄险象环生。遍寻我一二十年的印象，实在拣拾不出什么欣欣然、怡怡然的美丽梦境可以让我回味咀嚼，心花怒放的。

人生没有好梦是多么遗憾的事。真实如此丑陋卑微、暗淡荒芜，美妙的梦绮丽的梦虽然虚妄虽然短暂却多少可以补偿我们的缺憾，安抚我们困顿的心，使我们多多少少领略些许善、爱、正义，享受一下阳光、海岸、鲜花、绿荫，心花怒放地做一回美丽安宁或绚丽繁华国度的子民。

奈何好梦总是不肯光临。而那种种荒诞不经、凹凸险恶的影像倒是频频在梦中交叉叠印。我不禁疑惑，是我生来就与好梦无缘，还是自古好梦难圆，好事多磨？

我当然愿意相信后者。后者虽然也难以预期，可遇而不可求，可它毕竟还是暗示着希望，蕴含着正果的。

终于有一天我做好梦了，确切地说是昨天，我终于做了一个美妙的梦。

仿佛是在乡间，坐在自己的木屋前。一边摘着野果子吃，一边把脚伸进潺潺的溪流中。溪水清澈见底，晶莹闪烁的细沙在阳光下微微滚动。有人在对面的山头亲切的喊我，我应了一声。那人不见了。白云推推搡搡集合到我的跟前来。“你要出门？”白云把我举了起来。我发现自己轻盈而自由。我从自家的木屋上空飘扬而过，从一个又一个的山头上飘扬而过。我像飞鸟一样快乐而自由。接着，我看见了大海。我从容地降落。我在海边流连，像一个远离大海的山地子民。终于我想起自家的木屋，木屋对面的一个个山头了，我“喔”了一声，声音未落，我已降落在木屋前。麻雀欢叫着四散飞去。我感到自由而幸福。

梦醒后，我仍不肯从梦境中走出，我继续坐在木屋前，把脚伸进跳跃着细沙的溪水中，渐渐地我又进入梦境了。这次我看见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正经历着和我一模一样的梦。所不同的是她没有像我一样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而是一边体味着梦中的自由、幸福，一边一片一片地撕开梦境，急切而不失风度地送进嘴里。我大吃一惊：她这不是在吃梦吗？梦也是能吃的吗？

惊诧之余，我彻底醒来。回味刚才的梦境，不禁愕然。可是我很快就承认那个和我一模一样的人并不是傻瓜。说到底，我们谁不是吃梦为生的呢？如果幸福只是一种传说，如果善与爱只是一种希冀，那么梦却是实实在在的补品。它即使不是每日每时也是时断时续、源源不绝地给我们的生命以滋润，以补益的。

风 妖

上午，北风呼号肆虐，一副蛮横无理、烧杀掠夺的气概。裹着一件大棉衣，蜷在沙发上勉力要看书，看到的却只是从门框里窗缝中墙隙里钻进来、在屋里旋转翻飞的风。我知道事实没有这么严重，但是缩在沙发上手脚冰凉意气沮丧的我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全是风、风、风。

于是丢开书本，探出身子到书桌上摸来一支笔、两张纸。把纸铺在书本上，我惊讶地看见自己写下几字：

告饶书。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这个词，为什么会突然生出一种告饶的冲动。也不知道我是想向谁告饶，怎样告饶。

于是静静注视自己，静静地等待答案。

钢笔继续移动起来，沙沙沙的。满屋旋转翻飞的风似乎暂时止住了，窗外则仍然呼号肆虐，不依不饶。

你们看重的，我并不看重，你们想要的，绝不是我想